



周夢蝶

剎 那



CIDG

海豚出版社
DOLPHIN BOOKS
中国国际出版集团



001

刹那

周夢蝶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刹那/周夢蝶著;曾進豐编.——北京:海豚出版社,2010.11
ISBN 978-7-5110-0258-7

I. ①刹… II. ①周…②曾… III. ①诗歌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07520 号

书 名: 刹 那
作 者: 周夢蝶
编 者: 曾進豐

责任编辑: 董 锋
整体设计: 郑在勇
封面设计: 周夏萍

总发行人: 俞晓群

出 版: 海豚出版社
网 址: <http://www.dolphin-books.com.cn>
地 址: 北京市百万庄大街 24 号
邮 编: 100037
电 话: 010-68997480 (销售)
010-68998879 (总编室)
传 真: 010-68998879
印 刷: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: 新华书店
开 本: 32 开 (787 毫米×1092 毫米)
印 张: 5.25
字 数: 67 千字
版 次: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110-0258-7
定 价: 19.8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“海豚書館”緣起

沈昌文

俞曉群、陸灝和我，在將近二十年前就有過一次“三結義”。那時，我剛要“退居二綫”，但是賊心不死，還想做事。更主要的，是多年的出版工作讓我結識許多名流，都是做文化的好資源。原單位的新領導不會不讓我再做點小事，但是，我知道，老一輩的領導是不希望我再做什麼事的，我的願望會讓新領導他們很為難。誰讓我在過去一些年裏那麼不會伺候老人家呢！這時我概括過自己的心情：出於愛的不愛和出於不愛的愛。我只能離開我鍾愛的原單位，同新結識的朋友們去“三結義”了。

完全没有想到，封建社會裏的自由結義形式竟然勝過我多年習慣的領導任命方式。我們的“三結義”居然越搞越熱火。没有多少年，做出來的東西，無論質與量，都讓我驚喜不已。舉例來說，先是《萬象》雜誌；接着是《新世紀萬有文庫》，幾百本；後面來一個《書趣文叢》，六十來本……這些成績，都是我過去不能想象的。自然，這些書的問世，還得感謝許多參與其事的其他同事和朋友，恕我不一一列舉了。

那時“三結義”的“桃園”在沈陽的“遼教”。以後時過境遷，我們的劉備——俞曉群——遷出沈陽，於是，現在再次“三結義”，改在北京的“海豚”了。

出版社而名“海豚”，對我來說是個新鮮事兒。但我知道海豚愛天使的故事——“天使想給海豚一個吻，可是海太深了。海豚想給天使一個擁抱，可是天太高了……”“‘天使，我如何纔能得到你愛的饋贈……’海豚痛苦地低鳴。”

現在，解決海豚痛苦的，不是別人，正是那位

來自黃浦江邊的著名漁人——陸灝。陸灝結識天下那麼多能寫善譯的天使，他們會一一給海豚以深愛，以宏文，讓海豚名副其實地成爲一條出版江河中生活得最頑強的魚——俞曉群領導下的出版大魚。

我遙望海豚的勝利和成功，樂見俞曉群、陸灝兩位愉快的合作，特別是讀到大量我仰望和結識的天使們的懷着深愛的作品。我高興自己現在也還是“三結義”中的一員，雖然什麼事也沒力氣做了。我今年七十九歲，能做的只是爲人們講講故事，話話前塵。以後，可能連這也不行了。但是無礙，我不論在不在這世界，還是相信：二人同心，其利斷金，俞、陸的合作會有豐富的成果。遙祝普天下的天使們，多爲這兩條來自祖國南北兩隅的海豚以熱情的支持！

二〇一〇年五月

聽見，周夢蝶“說法”

曾進豐

詩壇孤峰別流周夢蝶，詩齡逾半世紀，詩作近四百篇，其殊異姿采，始終令人側目。一九五〇、六〇年代，詩人自冥想出發，咀嚼生命的濃黑，同時也啓航溫柔的想象，聖凡雪火、掙扎而難遣的悲情，一一凝鑄爲《孤獨國》與《還魂草》。《十三朵白菊花》彙輯一九七〇至九〇年代作品，詩人從世界邊緣進入世界「裏面」，真正寢食人間煙火，感愛世間參差因緣；《約會》收錄一九九〇年代以迄世紀末所作，即事欣然，物我交融，頗有蒙莊化蝶之樂。新世紀作品集《有一種鳥或人》，造詞質樸純淨，筆端輕鬆幽默，一片詼諧從容之趣

味。本選集依時間先後順序，揀擇各階段短小詩作計六十六題七十多首，期望藉由此番勾勒，清楚標誌詩人形象，初步掌握詩風梗概。

此在，寧靜至美

周夢蝶的詩旅跋涉，宛如蝸牛觸鬚，緩慢、寧靜且忐忑：“一分一寸忍耐的向前挪走：/我是蝸牛”（《蝸牛》）。《孤獨國》時期，詩人刻意隔絕外界風景，蜷縮塵世角落，孤絕冷肅地探看身裏身外；多以直敘手法書寫內在生命經驗，語言傾向概念化。

“生命——/所有的，都在覓尋自己/覓尋已失落，或掘發點醒更多的自己……”（《默契》），對於生命抱著好奇與敬畏的態度，永不停止追尋，同時發現它的無可奈何。頻頻叩問：“是誰在古老的虛無裏/撒下第一把情種？”（《索》）世間冷暖之感皆肇端於此！熱火寒冰的愛情，不可思議又無法抗拒：“讓我帶著你眼角的一抹虹/到地獄深處去跳舞吧”（《無題》），無數的羅蜜歐與朱麗葉，甘心

被俘虜、被折磨，耽溺苦境，直至淚盡血乾。

其次，慨嘆時間消逝，寂寞如影隨形。《烏鴉》、《行者日記》等，發出哽咽而愴惻的鳴號，“悼戀”時間流轉遷逝。詩人緊緊偎抱孤獨、寂寞，深情地行走在路上，默默地以淚鑄笑，再以笑撫平荊棘（《在路上》），且喃喃祈禱，甘爲一蕊一閃微光，不斷地濃縮自我，直至冥滅於風雪孤寂（《讓》）。

再次，想象自足天地。夢見自己“赤裸裸的跌坐在負雪的山峰上”，在“孤獨國”裏沉默吞吐，思想自由獨立：

過去佇足不去，未來不來

我是“現在”的臣僕，也是帝皇。（《孤獨國》）

理想烏托邦，沒有醜陋、紛爭與虛假，只有寒冷如酒、吞吐皆美的“現在”。“永恆——／剎那間凝駐於‘現在’的一點”（《剎那》），於此靜止的瞬間，瞭解到“此在”即永恆。換言之，一九五〇年代的周夢蝶，在幽獨悲哀的浸潤滲透中，並非

死寂絕望，“夢裏／鐵樹開花了”（《冬天裏的春天》），冬天楚音不絕，在夢中，有花含笑綻放。

唯其不如此，所以如此

孤獨國是一個象徵，屬於精神層次、形而上的世界。現實中，周夢蝶一方面渴欲解消困頓、逃脫凡情，一方面則多情地手指紅塵、涉足人間，是以情之掙扎構成《還魂草》主調。集中大量敘寫萬般情、智、欲，剖釋人性幽邃潛流，以及藉助宗教解脫塵緣、喪滅情意的努力；寓濃情於禪理，意象繁複，語言典麗。

詩人深深顫栗於纏綿愛情的本質，卻又無法阻止它的發生，《二月》一詩開端說：

這故事是早已早已發生了的

在未有眼睛以前就已先有了淚

就已先有了感激

就已先有了展示淚與感激的二月。

《石頭記》云：“絳珠草因受神瑛侍者日夕澆灌之恩無以為報，乃拼一生流淚以自償”，寶、黛

一生美好與淚水，全支付予愛情，此乃百千萬劫以來循環不已的宿緣：“誰教我是這樣的我/誰教你是這樣的你/我們在一冊石頭裏相顧錯愕/一如但丁與琵特麗絲的初識。”（《無題》），縱然它是錯覺與幻覺共構的“柏拉圖式”浪漫，詩人依然孤注一擲且義無反顧。

前此，詩人藉著“夢”撐持孤獨世界的美好，此刻，詩人要訪問南山、尋覓桃花底消息了。《七月》、《九月》等“隱逸”詩相繼出現，後者更有如現代版《歸園田居》。還有許多作品是在演繹佛理，進行對禪思的捕捉與宣示，例如聽聞鐘聲，塵慮皆忘，而述偈曰：“向萬里無寸草處行腳！”（《聞鐘》）、趺坐菩提樹下，喜見“唯草色凝碧”（《菩提樹下》）；或由托鉢、擺渡到舍筏登岸，挺立孤峰頂上。如果說此為識禪解悟的斑斑歷程，則《行到水窮處》當為證悟之後的法喜洋溢。

人生充滿災難不幸與殘缺遺憾，詩人透過創作，“將事實之必不可能者，點化為想像中之可能”。因此，周夢蝶詩中諸多浪漫情事，以及超然

消隱之境，殆為想像的馳騁擴張，亦是現實的補償與苦悶的變形。

清香兀自襲人

《十三朵白菊花》少數作品延續《還魂草》風格，維持一貫冷凝、悲苦色調，唯在取材及表現上，漸趨生活化、人間性。

“不喜歡被打擾，被貼近/被焚/那怕是最最溫馨的焚。”（《焚》）周夢蝶深知感情的十字架太重，既背不動也不願成為別人的十字架。在臃脂漲膩、鶯飛燕舞的紅塵中，自愛自持，“以佛咒掩耳，枕流而臥”，以至如“霜殺後倒垂的橘柚似的/堅持著：不再開花”（《無題》）。婚姻對他來說，像是“負裹著一襲/鐵打的/蘇格拉底的妻子似的/城堡/行走”（《於桂林街購得大衣一領重五公斤》），獨身與兼身，荒涼的自由或溫馨的不自由，詩人作了抉擇。

周夢蝶早期思想傾向封閉、灰暗而悲觀，接觸佛法之後，參透人生究竟，體悟輪迴觀，感受慈悲

之浩瀚，乃漸次樂觀開朗。同樣是演繹佛法與哲理，一九八〇年代起，鮮少板滯凝重，如《靈山印象》解譯“拈花微笑”之以心傳心，《空杯》闡釋無我無別、苦空無常之說。此外，《風荷》、《水與月》，輕巧純粹，包孕無限；而《牽牛花》裏阿雄的答非所問，《山泉》中妙而不有與有而不妙的彼說此聽，皆頗富禪機妙諦。

詩人見十五六七歲小姑娘梳洗秀髮，聽九宮鳥婉轉叫聲，陶醉於怡人晨光，不禁雀躍道：“於是，世界就全在這裏了”（《九宮鳥的早晨》）；公車上見鄰座年約七十六七歲老婦，姿容恬靜，額端刺青作新月樣，手捧紅梅一段，竟一時神思飛動，連聲驚呼：“車遂如天上坐了”、“春色無所不在”（《老婦人與早梅》）。外如《藍蝴蝶》的自覺自足，《疤——詠竹》的感動感激，《兩個紅胸鳥》的閒適悠然，以及《四句偈》等禪者、智者之言，氤氳淡雅，擴散陣陣襲人清香。

物我交融，即事欣然

《詩與創造》宛如先知諭示。當尼采宣告“上帝已死”，狂者王爾德忙不迭地說：“詩人將取而代之！”那麼，詩人與上帝誰更崇高？周夢蝶說：

上帝與詩人本一母同胞生：

一般的手眼，一般的光環；

看！誰更巍峨更謙虛

誰樂於坐在誰的右邊？

詩人與上帝同樣具有千手千眼的才智，皆能究天人、參造化。若欲強分軒輊，則所謂“勞謙君子有終吉”（《易經·謙卦》），可以“謙虛”為衡量標準。

《約會》時期的周夢蝶，以曠達心胸，迎納客觀自然，詩中景、物紛呈布列，聯類不窮，觸目成趣。看似孤清冷寂的生命，實則無比熱鬧。例如欣賞落日“嬰兒似的”（《淡水河側的落日》）；與橋墩促膝密談，會心不遠；頌詠麻雀與稻草人嫵媚對視，印成知己，繼而一如莊子、惠施濠上魚樂之爭，也展開了人雀之辯。當然，“那芳烈，那不足

爲外人道的微骨”（《詠雀五帖》），只有麻雀知道。

周夢蝶面對宇宙萬象，寂然凝慮，經常神遊物外。所以，乍見大白鷺鷥佇立水牛背上，癡想爲文殊、普賢二大士遊戲人間，現身說法（《四行 附跋》）；偶獲一方竹枕，只因製作者日婦，巧與女星松田聖子同名，詩人竟耳存目想，自謂蒙莊化蝶之樂不是過（《竹枕 附跋》）。再者，詩人秉持“即事多所欣”的曠達心靈，盡管遭逢歧路，不但不疑不慌，反而覺得風雨多情，都是成全的賜予：“災星即福星”（《斷魂記》），轉苦作樂、化悲爲喜，所有的失落與茫然，皆成爲溫馨與圓滿。

善哉！談諧與從容

《九宮鳥的早晨》、《詠雀五帖》，以及諸多歌詠螢火、蝸牛之作，皆意在揭示生命的尊嚴並無高下崇卑之分。如《蝸牛與武侯柳》，稱美匍匐而上椰樹頂梢的蝸牛，其所付出的仁、智、勇，較之諸葛武侯毫不遜色。詩人巧將巨大懸殊之事、物並置類比，已予人新鮮奇特感，又能觀照其精神情感層

面，益增深刻而有滋味。

新世紀以降，周夢蝶有如古剎老僧，雲淡風清，又如返老還童，天真爛漫。詩題就有“李白與狗”、“鳥或人”，又多“戲擬”、“戲答”、“試爲”之詞；詩中或調笑淵明、揶揄李白，或以《沙發椅子》答問“諸法皆空”，皆機趣橫生。又如《善哉十行》，指出真正的知音，天涯若比鄰，若欲相見，“只須於心頭一跳一熱，微微”，意即心有靈犀一點通；《偶而》一詩，反復言說“生活中不能沒有偶而”，然而，許多“偶而”著實令人無福消受。採用正反辯證法，趣味於焉產生。

周夢蝶甘於以愚人、鈍者自居，且自嘲是“人形之鳩”，佔據鵲巢窮下蛋（《有一種鳥或人》）。事實上，真正能夠做到“不負如來不負卿”，俯仰無愧無怍的也只有夢蝶一人。安於時空變遷，隨順自然，從容自得自足，我是蝸牛、是螢火，我就是我，擁有小自在的天地，沒什麼好抱怨好遺憾的：

是誰說的？芭蕉禪師漆園吏 Heraclite

是誰說的，都已無關緊要；

千載下，有螢火的所在，定知有

自吹自綠自成灰還照夜的腐草（《果爾十
四行》）

周夢蝶以詩說法，詩是其霜雪淬礪的生命滋味。微觀細究其“取鑄”歷程之變化，《孤獨國》表現“寧靜孤絕”之美；《還魂草》透顯“冷凝悲苦”的特徵；《十三朵白菊花》蘊藉幽靜、閑曠乃至蕭瑟之“幽趣”；《約會》欣然灑脫，搖曳清涼之“禪趣”；《有一種鳥或人》則繁複歸於簡約，詩心回到本然的純淨，流露率真之“諧趣”。前兩階段抒情凝重，且刻意造境，呈現“孤絕冷凝”之姿；後三階段因對佛理有明晰之穎悟，對人生世相練達透徹，安時處順、哀樂不入，故能執簡馭繁，境隨筆生，由幽趣而禪趣而諧趣，創造了瑩潔無瑕、澹雅真醇的風騷典律。